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问题域

项久雨

[摘要]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问题域呈现为“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具体问题”的层级结构,旨在彰显理论的学理深度与实践伟力。“第一问题”作为理论探究逻辑的起点,聚焦于“何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围绕内涵要义、内在逻辑、外在形态、形成机理与功能价值五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为破解理论碎片化与表层化难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基本问题”作为“第一问题”的衍生,致力于实现学理深度与传播广度的有机统一,既强调贯穿其中的“两个结合”原则,又注重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开放性的张力调适,明晰了“内核稳定—外延开放”的体系化学理化发展趋向。这一趋向既要构建逻辑严密的闭环体系以确立理论权威性,又要提升灵活适应能力以应对实践场域的动态变化。两者的动态平衡能有效避免理论陷入教条主义的僵化窠臼与相对主义的失焦误区,使理论体系成为植根实践沃土的活态有机体。“具体问题”作为“基本问题”的派生,着眼于推动体系化学理化从“解释力”向“改造力”的实践转化,这需要深化规律认知提供实践方向,优化方法论供给提升实践指南,强化共识凝聚实践合力,最终将理论势能有效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动能,为党的创新理论指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遵循。

[关键词]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内在张力;有机统一

[中图分类号] D261;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538(2025)04-001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提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1]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既要体现“解释世界”的学理深度,又要彰显“改造世界”的实践伟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改造力。

正如马克思所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任何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均离不开人们对基本问题的反思、解决和超越。阿尔都塞也提出“Problematique”(总问题)^[3]这一概念,揭示了思想内部各论题相互联系的关系。“问题域”作为关涉某一理论体系全部论题的总和,内蕴着由“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具体问题”构成的层级结构。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这一重大命题,其深层架构由一套相互勾连的概念矩阵所塑造的理论场域所决定。在

这一场域中,各类概念范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理论逻辑与核心概念形成意义关联,共同服务于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域,无论是破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还是解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整个概念体系的铺展、逻辑链条的延伸,最终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域展开。处于最核心位置的“第一问题”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锚定着整个问题域的原点,统摄着其他所有问题的生发方向;由“第一问题”衍生而出的“基本问题”,构成问题域的主体框架,通过界定研究对象、探讨理论背景、直击关键矛盾、锁定核心机制,共同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四梁八柱”,勾勒出理论建构的原理边界与逻辑主线;从“基本问题”派生而出的“具体问题”,指向问题域的现实实践,既扎根于鲜活的实践土壤,又始终围绕体系化学理化的核心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24&ZD028);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以改革开放作为重要法宝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HBSKJJ20240222)。

[作者简介] 项久雨,武汉大学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目标展开,形成问题域的丰富外延。这三个层级的问题相互嵌套、动态联动,共同构成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问题域,既确保理论建构的方向性,又赋予其回应现实的灵活性。

一、体系建构与学理深耕:破解理论碎片化之根基何在?

聚焦“何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第一问题”,需从内涵要义、内在逻辑、外在形态、形成机理和功能价值五方面分析。其一,“学理蕴道、体系构形”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本真要义。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行概念淬炼、命题论证、原理阐释,进而揭示其内在逻辑、实践依据和时代价值的理论建构过程,是保持理论科学性、增强理论说服力的基础工程。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是指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通过逻辑建构、结构整合、层级梳理,将分散的理论成果熔铸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系统完备性和实践指导性的理论框架的过程。这既是对学理化成果的提炼升华,更是理论发挥实践指导作用的功能载体。其二,“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逻辑。立足历史传承维度,体系化学理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有成果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为双脉相续与文明互鉴中的理论化锻造;立足理论整合维度,体系化学理化是对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中的哲学基础、核心要义、理论框架、方法论的提炼与整合,体现为范畴凝练与逻辑贯通中的体系化构建;立足现实实践维度,体系化学理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为经验萃取与规律提炼中的理论赋能机制。其三,“从‘经验形态’升华为‘理论形态’”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外在形态。党的创新理论不能停留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经验层面,必须通过体系化学理化实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的深化。经验形态是实践导向与局限并存的初始形态,常以政策文件的针对性表述、领导人讲话的情境化

阐释、实践总结的具象化提炼为主要载体;理论形态是体系化与学理化双重禀赋的成熟形态,在系统化整合、学理化深化、规范化确立中构建具有强大解释力、说服力、引领力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概念体系的清晰性与严谨性、逻辑结构的自洽性与贯通性、功能维度的解释力与预见力、表达形式的规范性与传播性等特质。其四,“逻辑整合—范畴凝练—原理贯通”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形成机理。逻辑整合指向以核心命题为原点构建多层级逻辑链条,在溯源元问题、深挖核心命题、衍生新论述的逻辑进阶中突破“论述堆砌而无逻辑递进”的困境;范畴凝练指向构建层级分明且关联紧密的核心范畴群,在界定基础范畴、提炼核心范畴、拓展派生范畴的层层递进中解决“范畴混乱导致理论模糊”的问题;原理贯通指向实现基本原理与具体原理的纵向衔接与横向协同,构建原理运用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贯通机制,破解“原理孤立导致实践指导乏力”的难题。其五,突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局限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核心功能价值。党的创新理论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的构建过程,将原本分散的论述整合为严整的体系框架,使各部分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将零散的范畴提升为逻辑自洽的系统,确保概念间的严密关联与内在连贯;将经验碎片的积累升华为原理贯通的体系,实现了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将局部阐释的局限拓展到系统阐释的全面,覆盖了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破解了理论碎片化困境,为党的创新理论筑牢了坚实的学理根基,从而更有力地服务于实践指导。

二、学理深度与传播广度:双重维度如何达至有机统一?

着眼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问题”,其关键在于实现学理阐释深度与大众传播广度之间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体系化学理化要坚守哲学高度与学术的严谨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学理深度依赖于哲学方法论支撑与学术规范性建构,既要厘清“理论源头”以溯本求源,又要稳立“时代潮头”以回应现实,更要掌握

“看家本领”以筑牢根基。哲学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思想工具”，始终面向真问题、揭示真问题的根本及其演变规律，确保理论在本质层面的彻底性。学术规范通过范畴使用、逻辑推演、史料支撑，确保理论在表达层面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体系化学理化要坚决避免陷入脱离实践的“经院式”窠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5]。因此，创新理论传播广度的拓展，关键在于实现从学术话语“专”向大众话语“俚”的有效转译。首先，推动核心概念的通俗化阐释，对抽象术语进行分层转化，经过通俗解释实现从“书斋理论”到“生活认知”的落地。其次，推动理论逻辑的场景化呈现，用“典型案例+场景还原”激活理论阐释力，选择贴近大众生活的案例，让学理从“抽象符号”变为“可感可知”的故事。最后，推动实践要求的具象化应用，将理论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生活指南，让大众在实践中理解理论，避免理论传播沦为“空洞说教”。在辩证互动的闭环机制中，高深理论与大众传播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学理深度与传播广度”的共生效应，这使得党的创新理论既能“站得高”，保持哲学高度与学术严谨，又能“沉得下”，有效转化为大众话语与实践力量。具体而言，学理为传播定“向”，学理的原理内核框定话语传播的价值边界，确保传播不偏离理论本质；传播为学理验“效”，大众的认知反馈是检验学理是否“传得开”的衡量标尺，直接反映理论的社会接受度；反馈促进学理升“维”，针对传播中暴露的认知偏差，学理需深化阐释以回应困惑，同时吸收大众创造的鲜活表达，不断丰富理论话语体系。正是在“深刻性”与“普及性”的辩证统一中，学理得以转化为掌握群众的精神武器，最终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对群众实践的强大感召力。

三、“魂脉”与“根脉”：“两个结合”贯穿脉络何循？

贯穿理论发展始终的核心原则也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有待探讨的“基本问题”。“两个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

本路径，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根本原则。因此，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魂魄，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根脉熔铸为理论体系的内在魂魄。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可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为以问题导向锚定理论生长的实践土壤。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它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本质。这一实践性也贯穿于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全过程，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以严谨性、全面性和科学性的特征。其所蕴含的实践基因可从三个环节得到体现。其一，在问题捕捉环节，以实践需求精准划定理论探索的边界。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首要任务是回应“中国之问”，而“中国具体实际”正是问题筛选的根本依据。其二，在素材整合环节，以实践经验系统充实理论内容。实践素材的整合绝非简单堆砌，而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转化规则，通过对“个别经验”的提炼、抽象与升华，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识”，这一过程确保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始终与中国国情同频共振。其三，在价值实现环节，以实践效果客观检验理论成色。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最终成效，必须以“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评判标准。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7]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嫁接，而是在文化基因提取、现代理论重构和实践价值生成的过程，把握中华文明主体性、坚守民族精神独立性、彰显文化自信本源性。可以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为以文化基因赋予理论民族特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所肩负的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任务，在范畴创制环节，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充实理论概念的内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融入理论建构，使党的创新理论从政治理念升华为凝聚民族情感认同的大众理论，彰显文化根脉的深厚底蕴；在逻辑建构环节，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智慧塑造理论的表达范式，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蕴含的辩证思维、整体思维,深刻塑造着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使理论的叙事逻辑与民族文化心理达成天然契合;在认同培育环节,应以文化共鸣强化理论的感召力量,文化共鸣推动体系化理论从“理性认知”升华为“情感认同”,继而转化为自觉践行的精神动力。“魂脉”与“根脉”的有机贯通,实现了实践创新激活文化生命力、文化传承引领实践方向的双向赋能。进言之,“两个结合”贯穿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全过程的本质,在于“实践之真”与“文化之善”的双重熔铸,最终成就理论的“内核之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客观规律基础上推动理论从“讲出来”到“讲清楚”,筑牢“真”的根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依托契合民族认知心理促进理论从“传得出”到“听得进”,彰显“善”的温度。二者共同塑造党的创新理论兼具真理力量与人文底蕴的完整品格。审视其互动互构机制,实践创新为文化转化创设“时代场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依托具体实践,才能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活态建构;文化传承为实践探索确立“价值导向”,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探索需以文化根脉为价值指引,才能在实践创新中始终保持“中国特质”;双脉融合为党的创新理论奠定“底层逻辑”,只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并将其有机融入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价值理念、话语表述中,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四、理论自治与实践开放:稳定与发展的张力如何调适?

叩问理论构建的深层张力是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问题”,其本质指向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内在统一性与实践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具体展现为“逻辑自治性建构”之稳定与“实践适应性演进”之发展的辩证互动。内在统一性的核心要求在于构建逻辑严密、内在自治的理论整体,强调核心要义的稳定性、概念范畴的一致性、基本原理的贯通性。这是理论走向成熟、有效发挥指导力与凝聚力的根本前提,更是其生命力的基础支撑。实践开放性要求理

论体系保持开放性、包容性和发展更新的空间,避免封闭僵化,特别是作为面向实践、服务实践的理论,囿于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探索性,理论体系必须随时代演进、实践深化而持续丰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8]而张力正是生成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差异互动中。首先表现为闭环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即理论自治要求构建严密稳定的逻辑链,而实践始终处于开放演进的无限过程中,其边界随时代发展持续拓展。其次表现为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矛盾,即理论自治的根基在于核心范畴的确定性与基本原理的稳定性,但实践处于永恒变动中,新问题、新现象的涌现不断要求理论范畴做出适应性更新。最后表现为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矛盾,即理论自治的实现依赖于对具体实践的抽象概括与本质提炼,这种抽象性赋予理论超越个别情境的普遍指导意义;而实践总是具体的、情境化的,每一个实践场景都包含独特的条件与要求。因此,要塑造“内核稳定—外延开放”的弹性结构,寻求理论自治与实践开放的平衡机制,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9]。一方面,要守原理之正,以基本原理筑牢自治根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理论自治的逻辑原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作为价值自治的评判依据,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作为理论发展的方法论基石,通过三重维度的原则框定,确保理论内核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要创实践之新,以外延范畴保障实践发展,对派生范畴进行“动态定义”,随实践发展而细化。理论创新秉持“问题导向”,对尚不成熟的实践领域保持理论探索性,以“实践反馈—理论调适”的循环实现动态平衡,在保持逻辑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创新,使理论体系在“解释新实践—吸收新经验”的螺旋上升中持续发展。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并非追求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终极体系”,而是在构建理论内核稳定性、统一性的同时,高度重视实践的源头活水,保持理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保持理论生命力。缘于

此,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工作中必须拒绝教条主义的“终极真理”幻象、警惕相对主义的“理论虚无”陷阱、践行辩证思维的“动态统一”法则,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既保持理论体系的逻辑穿透力,又彰显其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最终实现党的创新理论“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

五、理论势能与实践动能：体系化赋能实践创新何以成？

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始终面向实践、服务实践,避免陷入纯粹的概念演绎和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因此,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实践转化是必须关注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是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体系化学理化的根本目的和检验标准在于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最终指向不在于单纯的理论阐释,而是聚焦“认知—方法—行动”的实践赋能,通过对规律的深刻认知,清晰阐明“为何做”的价值逻辑;凭借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解答“怎么做”的实践路径;依托思想共识的广泛凝聚,有效保障“合力做”的行动效能,由此将理论势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动能。这

需要深化规律认知提供实践方向,优化方法论供给提升实践指南,强化共识凝聚实践合力,继而实现从“解释力”到“改造力”的飞跃。进一步而言,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赋能“改造世界”的机制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提升理论彻底性以“掌握群众”。通过学理阐释深挖理论背后的本质规律,让群众真正理解理论的科学性进而产生认同,从而使理论自然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其二,保障指导精准度以“减少盲动”。体系化赋予理论更强的系统性与前瞻性,通过校准实践方向、优化战略策略、提供科学方法论,既减少行动的盲动性,更提升实践的靶向效能。其三,增强话语传播力以“扩大影响”。构建逻辑清晰、概念精准且易于理解传播的话语体系,打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传播困境,让理论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其四,筑牢思想凝聚力以“凝聚合力”。清晰严密的理论体系能够实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行动上的同向同行,将个体力量汇聚成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其五,提升风险应对力以“破解难题”。深厚的学理性赋予理论洞察复杂表象、预判发展趋势的能力,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提升理论自身的彻底性、系统性、传播力、凝聚力与引领力,并将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G].人民出版社,1995:203.

[3]Louis Althusser. For MarxIM,.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69.6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人民出版社,2009:11

[5]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N].人民日报,2024-11-30.

[6]毛泽东选集:第2卷[G].人民出版社,1991:534.

[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31.

[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G].人民出版社,2023:419.

(责任编辑 吕红娟)